

冯精志 · 著

太监袍上的字

真假“光绪元宝”

刀客与路客

殷墟甲骨刻辞

“秋翠”在哪里

小屯的轩然大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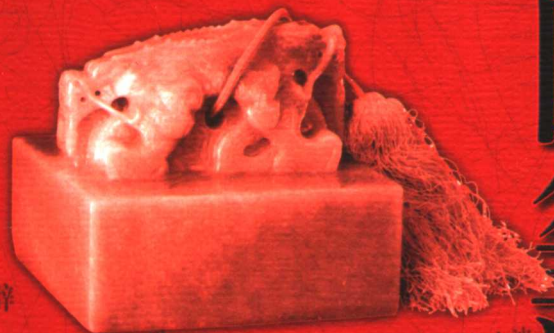
教堂半夜传出怪声

偷盗《老子骑牛图》

圆明园夜盗

《十神王像》争夺记

传国玺谜踪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文侠系列小说

传国玺谜踪

冯精志 /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传国玺谜踪/冯精志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4. 4

ISBN 7-5039-2500-0

I. 传… II. 冯…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13804 号

传国玺谜踪

(文侠系列小说之一)

著 者 冯精志

责任编辑 向 宏

封面设计 怀 一

版式设计 宝 华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电子邮件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64813345 64813346(总编室)

(010)64813384 64813385(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振兴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4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7.125

字 数 450 千字

印 数 1-12 000 册

书 号 ISBN 7-5039-2500-0/I·1165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目录

- 楔子:关于国耻……(1)
- 第一章 圆明园夜盗……(7)
- 第二章 北宋官窑钧瓷花瓶……(30)
- 第三章 太监袍子上的字谜……(62)
- 第四章 教堂半夜传出怪声……(96)
- 第五章 真假“光绪元宝”……(125)
- 第六章 “三皇寺”与“雪晶茶榭”……(156)
- 第七章 德润斋的故事……(186)
- 第八章 《仕女图》的来由……(211)
- 第九章 大辫子上的牡丹花……(241)
- 第十章 “招纳信宝”失而复得……(268)
- 第十一章 《老子骑牛图》失盗……(293)
- 第十二章 殷墟甲骨刻辞……(329)
- 第十三章 小屯的轩然大波……(357)
- 第十四章 破译出一个“国”字……(380)
- 第十五章 龙门石窟宾阳洞……(408)
- 第十六章 《十神王像》争夺记……(436)
- 第十七章 刀客与路客……(463)
- 第十八章 “秋翠”在哪里……(487)
- 第十九章 “别有洞天”之争……(515)
- 尾声……(540)



楔子

关于国耻

北京是一座古老的城市，不是一般的古城，而是古都。远的不说，近几百年来先是大明国都，后是大清国都。大清那会儿，按照历朝习惯，朝野称之为京师。

京师挺堂皇的，帝王气派十足。一道方方正正的城墙箍了个严实，里面有皇城，皇城里套着紫禁城，还有几个连成一串的海子以及排列横平竖直的好些好些胡同。

帝王气派的显眼标志，不仅是四九城里的紫禁城，还包括四九城外面的苑囿。

西山环绕京师西北郊，风从那个方向刮来，水从那个方向引来，京师的人称之为“上风上水”。经过风水先生堪舆，大清王朝在这里大动土木，广建苑囿和赐园。时人将皇家苑囿概括为“三山五园”，在三山五园鼎盛时期，个儿顶个儿的是享誉全球的大园林，其中又以圆明园、清漪园为盛。苑囿没的说，相比之下，赐园也不含糊，王爷们下了功夫摆弄，哪个都有模有样的。

乾嘉之后，大清的国运开始走下坡路，至晚清则一败涂地，对付列强入侵从无胜绩，仗仗丢盔卸甲、稀里哗啦。先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继而第二次鸦片战争，接二连三的奇耻大辱翻搅着中国人的心，



如果说哪桩事最让国人揪肝扒肺的话，那就是圆明园被焚毁了。

圆明园凝聚着一页令人揪心的哀史，一段痛史。如果从康熙四十八年算起，建设这座皇家园林历经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数朝，耗时竟达一百多年。它凝聚着数朝华夏工匠的心血与智慧，曾经是享誉世界的“万园之园”，在中国历史上闻名遐迩的阿房、建章、未央、艮岳等，也都无法望其项背。圆明园是圆明、万春、长春三园的总称，占地五千多亩，园子里有风景名胜一百四十五处，名气大的是乾隆年间建成的风格各异的四十个景区，称为“圆明园四十景”，每个景区都由宫室建筑群落与山水巧妙组合，其中珍藏着大量珍宝、典籍、艺术杰作和历朝重要文物。不错，圆明园是皇上的，干脆是皇上家的，但在大清王朝子民的心目中，这个园子又如同自家的既漂亮又得体的闺女。而在咸丰十年，这个漂亮得体的闺女被西方强盗蹂躏了，糟蹋了，末了又被残杀了。

咸丰十年为公元一八六〇年。秋季，英法联军在塘沽登陆，自天津向北京进犯，先克天津与北京之间的要地——通州。熟悉北京的人知道，从通州县城到北京城不过二三十里地，强行军不过一个时辰左右。仗打到这个份儿上，京师八旗缩脖子了，英法联军本来是可以向西直捣京城的，但强盗们挺有眼力见儿，知道哪儿有宝贝。他们打北京东边的通州出发，却不奔正西，而是直插西北，抵达苑囿密布的西北郊。在联军中，法军先于英军穿过海淀镇，来到圆明园的大宫门。

法国步兵第九十队队长沃尔斯莱在回忆录中记述了开头的情况：在圆明园大宫门，有二十来个太监，拿着简陋的武器抵抗了一阵，随后就没影了。从这一刻起，“一向视为神圣区域的清朝皇帝住所，敞开在中国人称为夷人的法军面前，堆积如山的财宝和所有各种珍奇物品，任由肆意抢劫。一间一间的屋子充满价值连城的物品，一间一间的大厅置有价格巨昂的花瓶，还有储存绸缎绣货的库房，都敞开了，任法国士兵掠夺，凡是不能带走的笨重物件，立即予以毁坏。法国士兵情绪很高，穿上清朝皇帝的龙袍嬉笑打闹，用珍贵的善本秘籍点燃



烟斗，美妙的塑像成为击木偶游戏的靶子。日常训练中培养的纪律约束都被打破了，人性脱离了樊笼，那种快乐欢欣、恣意肆情的时光，将长久地留在每个士兵的记忆中。”

法军先行一步掠劫圆明园贮存的历朝珍宝珍玩，随后英军到了。据英国远征军炮兵队队长克诺里的记录，英国远征军于十月七日早晨抵达圆明园，看见宫室里堆满富丽堂皇、五光十色、目眩心骇的收藏品。由于法军已“掳取了最可宝贵的物件”，英军有急迫感，立即开始抢劫剩下的珍藏。十月八日，圆明园“行宫内抢劫的事情发展到了极点，令人惊骇”。在圆明园的各处，联军都在匆匆忙忙、有条不紊地抢劫，英国人从抢掠的物品中挑选了最好的、准备作为进献给维多利亚女王的贡品，它们被堆放在正大光明殿里，它是圆明园的正殿。但这些物品随即被抢红了眼的法国人抢走了。在皇妃居住的宫室里，箱子橱柜都被打开，遍地是丝绸衣服，联军士兵在没膝深的衣服堆里行走。他们仅仅搜罗珍宝，无暇过问龙袍、凤衣，一匹匹的绸缎更是不当回事，倒是印度兵把绸缎拿回军营，尔后以两个先令一匹贱卖。一个细节是，由于珍宝太多，联军士兵发现了一个两尺多高的纯金佛像，由于太重，都懒得搬走。

抢劫持续了十来天，联军军营的每一座帐篷里都被塞满了。毕竟，一部分官兵抢掠的珍宝多，多得带不走，而另一部分官兵抢掠的物件少，觉得亏得慌。为了体现“公平”原则，联军在圆明园安佑宫前举办了一次大型拍卖会，让官兵用极低的价格各取所需。附带说一句，由于天气渐冷，在这次拍卖会上，皇上的几件皮袄卖得特别俏。

接着，英国远征军司令勃兰特将军下令焚烧圆明园，并且把这一决定通知了在京城留守的恭亲王。必须指出的是，联军要焚烧的不止是一个圆明园，而是四个皇家园林，头一个是圆明园，其次是万寿山清漪园、玉泉山静明园和香山静宜园。

十月十八日早晨，在米切尔将军的指挥下，联军骑兵在圆明园中选择的几十个地点架设火场，开始点火。英军的一个随军牧师记述了



当时的情况：“圆明园伟大的殿宇，镶着黄色的琉璃瓦，在日光之下光芒闪烁，构造奇异的形状是只有中国人的想像力才能够构思出来的。顷刻功夫，几十处地方冒出一缕一缕的浓烟密雾来。不久，一缕一缕的烟雾集合为弥天乌黑的一大团，万万千千的火焰爆发出来，烟青云黑，遮天蔽日。所有的庙宇、宫室、古远建筑，仓奂辉煌，举国敬仰为神圣庄严之物和其中的历代收藏以及精美华丽、足资纪念的物品，都一齐付之一炬，化为劫灰了。当你目睹此种情况，激起一腔回肠荡气的情感，自不禁悲从中来，不能自己。从今以往，千百年来被人类所爱慕的崇构杰制，不复能触到人类的眼帘了。这些建筑足以表彰往日的技术和风格，独一无二，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和它们比拟。你曾经看过一次，却永远不能重睹了。它们湮灭无形，人类不可能重新建造。”

强盗们在大火中过了把瘾，眼看着一座享誉全球的盛大园林中的成片宫室在烈焰中变形、扭曲、坍塌，直至消失，尔后才乘着余兴进入京城大掠。

往下还有耻辱的一幕。联军焚烧圆明园的由头是有几个洋人被杀。因此，在焚烧之后，英国远征军司令勃兰特将军向在京师留守的恭亲王提出，清廷要赔偿三十万两银子，抚慰被杀洋人的眷属，恭亲王立刻如数付给。法国远征军看到有这等好事，也要清廷赔偿三十万两银子，恭亲王也如数付给。

圆明园就这样被从地球上抹掉了，而腐败透顶的满清政府居然给做下伤天害理之事的强盗们付了一笔辛苦费。

至叶赫那拉氏当政，是为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年轻时守寡，生活百无聊赖，总得有消遣之物。这位太后玩儿心忒大，不知舆论为何物，更不知道民意为何物，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在垂帘听政之后，冒天下之大不韪，动用水师经费修复了清漪园，更名为颐和园，而对更大的圆明园，则无力修复。

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古老的中华民族接连蒙受奇耻大辱，先是甲



午海战失败，后是八国联军入侵。五千年的文明古国带着京师被“夷邦”侵占的奇耻大辱，踉踉跄跄地跌进了二十世纪的大门。

在这一期间，圆明园的残骸又遭到八国联军的浩劫。人们或许会问：圆明园已经焚毁了，八国联军还去干什么呢？答案很古怪，烧火做饭外加糟蹋着玩儿。

根据有关记载，八国联军入侵京师时，董福祥率领蒙古骑兵抵挡了一阵子。董福祥早年参加过甘肃回民起义，后来被左宗棠招安，久戍新疆，后来调到京师担任武卫后军统领。京师闹义和团时，主持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区。公使团就此和董福祥结了仇，点名要董福祥的首级。八国联军打进京师后，董福祥抵挡了一阵，尔后率蒙古骑兵撤退，德国马步队一直追到南口，没有追上，回程时入驻圆明园遗址，英军入驻颐和园，意大利军队入驻玉泉山。他们将残存的珍宝抢掠一空，并且用斧子砍门窗、隔扇、内外装修木料做燃料，肆意毁坏。

八个国家的强盗们，像在草原上空翱翔的秃鹫一样，群起群落，把这座苑囿庞大残骸上残留的肉叼了个干净。两度大劫，圆明园宫室十不存九，任是鬼神也无力挽救它了，只得任其在春去秋来中一天天垮下去，直至成为一个在春风中叹息的空壳，直至颓塌成一堆堆在秋风中颤抖的瓦砾。

清宣统三年，按照干支大排行为辛亥年，公历为一九一一年。这年爆发了辛亥革命，武昌城头枪声大作，各省纷纷宣布独立，统治了二百多年的大清，说话间就完戏了，取而代之的是中华民国。民国国都设在南京，至于北京，充其量是个陪都。古都，只是个老本儿，不见得就是个像样的城市。像样不像样，要看是否下功夫拾掇。如果下功夫拾掇，古树开新花，气象万千，当然会透着股子拂之不去的文化品位；相反，假如国运不济，古都则带着一股落魄相，就像个无人照料而卧病在床的老书生。时下的北京城就属于后者，根本不具唐长安、宋汴梁那种气魄，而是病入膏肓，只有喘息的份儿了。

京师的落魄，有节令映衬着。春光明媚或是秋高气爽时，城市面



貌还不那么狼狈；正经的冬令，白雪皑皑还能遮些丑；而在初冬时节，树叶子掉了，丑陋就无遮无拦地展现了。城里除了紫禁城和左近的苑囿那点琉璃瓦在日光下发射着微光，其余的地儿，横平竖直的好些好些胡同都是残旧的灰脊瓦房，满哪儿都是灰秃秃的。待到嗖嗖的寒风吹过，除了松柏，其他树的树叶子在风中一摇一摆地飘落到衰草上，然后慢吞吞地在衰草上翻滚，令人满目苍凉，更显得凄凄惶惶的。长空之下，古老的京师仿佛到处都回响着一阵阵苍老的咳嗽声。



第一章

圆明园夜盗

地球围绕着太阳公转，全世界所有地方都是白天与黑夜交替。从大自然的角度观察，白天各有不同，或晴空丽日，或半阴半晴，或是下雨下雪的大阴天。但是，甭管走到哪儿，夜晚都差不多，无论阴晴，天空都是黑漆麻乌的一片，多姿多彩的万物被夜色笼罩着，千差万别的事物似乎都被扯平了。

黑夜与黑夜也不尽相同。在许多地方，黑夜是静谧的、舒朗的、祥和的，而在不祥之地，黑夜是狰狞的、恐惧的，夜色仿佛是苍天铺陈的一张巨大的殓布，慢慢地覆盖大地，其中飘荡着无数的幽灵。

圆明园遗址的夜晚就是如此。每逢夜晚，狰狞而恐惧。

这里是世界上仅有的皇家殿宇的大坟场，一个个劫后余生的山石，就像一个个墓碑。那些点缀在山水间的宫室废墟、残壁断垣之中隐藏着一个个冤魂，仿佛每个角落都充斥着难以诉说的愤懑。冤魂与冤魂相缠相绕，勾勾扯扯，在暗夜的遮掩下，步履蹒跚，向苍穹絮叨着无尽的怨恨。

北京初冬的风，向来是凉嗖嗖的。初冬的夜风，尤其饱蕴着寒意。而当初冬的夜风从圆明园遗址掠过时，就更有一番韵味。它似乎来自阴曹地府，夹带着冤魂的呼叫，呜呜啾啾地爬上枯萎的山冈，滑



过疲惫的水面，穿过黑压压的松林。

圆明园的一处景区名为“茹古涵今”，是皇上追思古代圣贤、修身养性之所在，曾经被乾隆皇帝列为“圆明园四十景”之一。当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比较仓促，园子中部毁得厉害，而边边角角没怎么烧到，侥幸保存下来一些宫室。而“茹古涵今”尽管位于园子前部，也被毁得不像样子了。

月夜家家有。有时星星亮，有时月亮圆。

一九一四年初冬。一个满月的夜晚。

星光暗淡，月光把圆明园遗址的山水、林木的轮廓勾勒得清清楚楚，一片片苍凉的废墟似乎站在明月下凭吊古今。

二更时分，几个人悄悄潜行在废墟中。月光下可以看到，他们的年龄参差不齐，清一色地穿着号衣，足蹬螳螂肚靴子，每个人都扛着铁锹或镐头，有的人还背着枪。当年清朝八旗护军营官兵都身着灰色坎肩，前心后胸上缝有圆形的标记，上面缝制着不同字样，以示区别。旗营中称之为“号坎”。而螳螂肚靴子本来是习武者穿的，后来也成为八旗护军营的制式军靴。

这几人是前圆明园护军营中的旗兵。

月光下，一块不大显眼的石碑，上面模模糊糊显现着“茹古涵今”四个大字，为乾隆皇帝御笔。

“到了。”一个瘦高个儿的旗兵说。他大约有二十几岁，长条脸儿，瘦骨嶙峋的像个大麻秆儿。

这麻秆儿是镶白旗营的笔帖式，这个职务相当于近代军队中的文书，从事军营中抄抄写写之类事。之所以称为“前圆明园护军营”，是因为中华民国成立后，大清的这支部队撤编了。

一个旗兵头目问道：“就这儿？”

他三十多岁，生得五大三粗、孔武有力，却带着一脸子苦相，像是被诸多不如意事折腾得疲惫不堪。特别是那张大嘴巴，嘴唇厚厚的，按照民间的说法，眼大无光，嘴大喝汤。他的眼神不错，亏在那



张大嘴，像是个一辈子喝汤的材料。

他叫那中行，过去是旗兵中的最下级军官，官职为把总。圆明园护军营撤编后，认识他的人仍然按照老习惯，称呼他为“那把总”。

麻秆儿说：“就是这儿。我听我爷爷说过，英法洋兵犯北京城那会儿，咸丰皇帝逃往承德避暑山庄，临走前对圆明园没做任何交代。圆明园护军营的弟兄打算转走些珍藏保护起来。还没等动手，洋兵就冲进园子了。我爷爷他们匆忙把‘茹古涵今’正殿里的一个北宋官窑的钧瓷花瓶放在箱子里，埋在这块碑的后面了。我爷爷到临咽气还在念叨这事儿。”

那中行绕到石碑后面看了看，一指，“有枣没枣三竿子。就从这儿挖。”

众旗兵摸着黑挥镐蹬锹，喊里喀嚓干起来。

“轻点，轻点，轻点！”那中行向他们低声吼道，“别闷着头瞎干，不能让园民团练听到响动。动作轻点。”

众旗兵动作放轻，加紧挖着。

此刻，附近的小树林里，有一双眼睛正盯着盗宝的前旗兵。

突然，不远处传来轻微的脚步声，那人习惯性地压低身子。

只见不远处，有十几个黑色的身影向“茹古涵今”废墟摸过去。他们每个人手里都攥着刀，刀光在月光下闪烁着微光。这种刀长度不足两尺，一面有刃，京师的话称之为“片儿刀”。

那个人看着，手下意识地向腰间摸去，摸出一把手枪。

石碑前面，那中行手持长枪，警惕地留心着四周。

他手里的长枪，是著名的“五排快枪”，为第一代“汉阳造”。洋务运动中，洋务派官员从德国克虏伯兵工厂进口设备，在汉阳建枪炮局，所生产的五排快枪最初供应京师八旗的火器营，后来逐步普及，圆明园护军营也配备了一部分。

碑后传来麻秆儿的一声喊：“找到了！”



那中行赶紧绕到碑后，只见一个坑中露出箱子面。

众旗兵默默地让开，他跳到坑里，拂去表土，用镐头喀嚓一下撬開箱子盖。果然，里面是一个花瓶。

一个前旗兵低声叨咕着：“半夜三更，黑灯瞎火的，哥儿几个提心吊胆忙豁了半天，就闹出来这么个破玩艺儿。”

另一个前旗兵加了一句：“我以为会挖出什么大宝贝呢。原来就是个破花瓶。圆明园遗址就那么回事，笨老婆下面条，净是些片儿汤。”

那中行摊开随身带着的包袱皮，把花瓶放在里面，匆匆包上，往后边一背，跳出土坑，低声吼道：“回去！”

就在这时，十几个黑影从四周跳出来。为首的是一个高大的、长着一脸络腮胡子的大汉。

“园民团练来了！”旗兵刹那间慌了，准备逃跑。

络腮胡子高喊：“兔崽子园匪，往哪儿跑！园民爷爷等着你们哪！”他一挥手，十几个黑影举着刀冲上来。

那中行看事情不对，喝道：“跟园民团练拼了！”

众旗兵挥着锹镐迎上去。双方在夜色中捉对厮杀。

那中行多少经过几次战阵，有些战场经验。对于这些土头土脑的园民团练，他压根不夹在眼里。他不慌不忙地躲在石碑后，观察着态势。

但见络腮胡子勇猛异常，旗兵根本不敢靠近。

那中行认识络腮胡子，知道他是园民团练中的头儿，叫董四海。他以石碑为依托，持枪瞄准着董四海。

董四海砍杀正欢，一声枪响，身子晃了晃。他摸摸左肩，沾了一手稠乎乎的血。这声枪响，让厮杀双方顿时停了下来。

团练一方慌了。有人喊起来：“园匪带着枪！”

那中行从石碑后面抬起头，笑呵呵地来了一句：“你的八旗护军爷爷是带着枪呢！五排快枪。”说完又搂扳机。



一声枪响，园民团练没有人倒下，却慌神儿了。

董四海揉揉眼睛，压低身子观察，真切地看清了开枪地点和开枪的人。他的身体打着晃，努力站直，“那把总，是你呀。你胆敢向我董四海开枪。”他大吼一声，举着片儿刀向石碑冲过来。

那中行不慌不忙地拿起另一杆枪，瞄准着冲过来的董四海。就在他准备搂扳机的当口，小树林那边传来一声枪响，他的手被击中，枪掉了。

他看看手背的伤口，随即慌里慌张地四下看看，却没有发现开枪地点。“弟兄们，团练有埋伏！”他捂着伤口喊道。

厮杀的双方立即停下来，旗兵一方不敢恋战了，园民一方莫名其妙，他们也不知道“埋伏”是怎么回事。

那中行大喝一声：“撒丫子颠儿呀！”

头头一撒，众旗兵扔下锹镐，抱头鼠窜。

园匪跑了。众人无心追赶，立即来到董四海周围，搀扶着他躺下，“团总”、“团总”地叫成一片。

董四海推开众人，捂着伤口来到石碑后面。这时有人点亮了灯笼。只见地上一个深坑，坑底下是一个敞着盖的箱子。

“又让园匪偷走一样东西。”董四海叨咕着。他疼得浑身冒汗，咕咚一下坐到地上。众人马上围过来。

“不碍事不碍事。不过肩膀擦破点皮。”董四海挣扎着坐起来，向那片黑压压的小树林叫道，“我说小树林里那位，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您一枪救了我的命。大恩人，请您出来受我董四海一拜。”

小树林里噼里啪啦一阵响动，一个高个子走出来，伴随着他的声音：“董团总，区区小事，不必客气。”

他的话音很生硬，一听就是洋人现学的中国话。董四海和他的属下面面相觑，怎么是这么个腔调？

那个人提着手枪，径直来到董四海的跟前，用嘴呼呼地吹了吹冒烟的枪管，利落地把枪送进腰间的枪套，尔后双手抱拳作揖，继续用



生硬的中国话说道：

“在下简德福上尉，这厢有礼了。”

“简德福上尉？”董四海使劲眨巴着眼睛，重复着这个称谓。

一个团练立即举着灯笼凑过去，照亮了这位自称简德福上尉的脸。

他是个洋人，约莫四十多岁，身材瘦高，面庞消瘦，白头发剪得短短的，通红的脸上隆起一个笔挺的大鼻子。他上身着旧苏格兰呢猎装，下身是马裤和短靴，显得十分干练。大凡白种人，一般在孩童时期，瞳孔才湛蓝湛蓝的，到了青年时期便灰暗了一些，杂入了褐色。而这个老毛子，到了这把子年纪，双眼仍像蓝澄澄的两潭秋水一样。

董四海看着他，忽觉伤口一阵嘶嘶啦啦的疼痛，便龇牙咧嘴地躺了下来。

简德福上尉见状，连忙从马裤侧面兜里掏出一卷军用绷带，单膝跪下，熟练地给他包扎伤口。

自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以来，中国人对洋人普遍心存戒惧，不少人有强烈的仇洋心理，不分青红皂白一概仇恨洋人。而在庚子之变后，八国联军把大清的京师祸害惨了，京师的人对洋人的仇视心理更进一步加剧。

董四海就不买洋人的账，即便这位上尉救了他，即便这位上尉正在给他包扎，他的戒惧心仍然很重。

简德福包扎完了，拍拍手站起来，董四海翻眼看看他，“请问上尉洋大人，你是干什么的？”

简德福上尉友善地答道：“在维多利亚时代，我是女王陛下的军人，军衔上尉，人们习惯称呼我马克上尉。近十几年来我在远东经商，主要在印度和中国。”

“闹了半天，你原来是英国兵的来路。”董四海看着他，“庚子年到现在不过十几年，那年八国联军犯我大清京师，你也参加了？”

“没有。”简德福微笑着说，“就这事，拿句中国老话来说，我脑



袋上没疤痕，屁股上没疖子，全身利利爽爽。那时我在北京，但是已经离开军队，在北京经商。”

“你的中国话说得不错嘛。”

“在我们英国，人们称呼我们这种人为‘中国通’。”

“中国……通？”董四海皱着眉头想了想，“上尉……中国通……洋大人，半夜三更的，你到圆明园干什么来了？”

简德福支吾了一下，“嗯，嗯……随便走走。”

董四海对这个答复不满意，“随便走走？圆明园不好玩儿，先是英法联军，后是八国洋鬼子，连抢带烧，弄成这副惨状，里面不知有多少仇恨洋鬼子的冤魂，半夜三更的，你还有心到这儿随便走走？”

“唉。”简德福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怎么说呢？圆明园两度遭到洗劫，英国军队都参加了。我来这里走走，也算是为我的国人犯下的弥天大罪悔过吧。”

董四海大为惑然，“简德福上尉，你为你的前辈悔过？洋鬼子为圆明园打抱不平？真是又出太阳又下雨，又娶媳妇又嫁女。你可两头都占了。”

“我是真心的。”简德福说。

“哎，甭管真心还是假意，你这话我爱听，你这位洋大人的良心还没让狗吃了。”董四海捂着伤口一骨碌站起来，“甭管怎么着，你从那中行的枪口底下救了我。我们中国人讲究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么着，明天晚上我在‘北远山村’设宴感谢你。”

“不必了，不必了。”简德福礼让。

董四海瞪圆了眼睛，“你别客气。出了这片儿，我董四海是白丁草民一个。而在圆明园方圆，我说了算。中国通，你给我听好喽，给我记住，明天晚半晌儿，‘北远山村’！吃！喝！”

“晚半晌儿？”简德福茫然叨咕了一声。

次日。清华学校礼堂前。